

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SN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郭风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郭

风散文选集

姚春树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郭风散文选集/姚春树编.—3 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73—9

I. 郭... II. 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345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41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3.00 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文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姚春树

周作人常常引述清人叶松石《煮药漫抄》里的一段名言：“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学随年进，要不可以无真趣，则诗自可观。”^①这启示人们：同一作家在不同年龄段，是“学随年进”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风采是并不一样的。联系到当代著名散文家郭风，他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和新时期的散文是大不一样的。前者犹如他家乡的木兰溪，风光旖旎，叶笛清亮，散发着诱人的乡土芬芳，单纯晶莹得清可见底；

^① 周作人：《苦竹杂记·谈文》。

后者则是他家乡的湄洲湾了，显得苍茫开阔，丰富深沉，作者以博大的胸襟和复调的嗓音，感受和歌唱时代的阳光和风云，思考广阔深邃的社会人生和散文美学的诸多问题。

这篇序言，包含如下三方面内容：一、对郭风新时期之前的散文发展作鸟瞰式的轮廓勾画；二、对郭风新时期散文的突破性成就作较详的评介；三、对郭风散文的独创风格作初步探讨。

—

郭风原名郭嘉桂，1918年出生在福建莆田城关^①一个“书香世家”。莆田风景秀丽，人民勤劳朴素，文化教育事业发达，莆仙戏闻名全国。孔尚任曾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②这见解是深刻的。美丽可爱的家乡的山川、风土、文化陶冶了郭风的性灵，是他散文创作永不衰竭的一个源泉。郭风有令人羡慕的家学渊

① 今莆田市所在地。

② 《孔尚任诗文集》卷六《古铁斋诗集》。

源。六世祖郭尚先，是清嘉庆年间进士，官四川学政，大理寺卿，工书画篆刻，著有日记体散文《使蜀日记》，五世祖郭子寿，精研周易，著有随笔《山民随笔》，四世祖郭慎行是清末书法家和篆刻家。郭风从小生活在郭尚先营造的芳坚馆。那里植有众多的名花秀草，点缀着假山奇石和人工小湖。郭风的祖父和父亲早逝，他从三岁起就过着孤儿寡母的艰难生活。但他祖先的艺术和学术成就，他们在散文体式上的自由创造，始终鼓舞、启示着郭风；芳坚馆的如诗似画的童话世界，是构成郭风散文童话色彩的一种色素。郭风从小勤奋聪颖，热爱自然，很早就显示了文学创造才能。三四十年代，他发表了大量诗歌、小说、通讯、童话诗、儿童散文、散文诗和散文，其中只有童话诗结集为《木偶戏》出版，黎烈文评价说：“郭风先生的童话诗，给中国新诗开拓一个新境界，成为新诗坛的一朵新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郭风的散文诗创作，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小高潮。五十年代，郭风倾心于儿童散文的写作，先后出版了儿童散文集：《搭船的鸟》（1955年）、《会飞的种子》（署名

林车,1955年)、《避雨的豹》(1956年)、《在植物园里》(1956年)、《洗澡的虎》(1956年),儿童散文诗集:《蒲公英和虹》(1957年)。这些儿童散文和儿童散文诗受到全国中小学生的广泛热爱,得到文艺界的高度评价,这确立了郭风作为我国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这是郭风建国后散文创作的第一个小高潮。

六十年代后期,他足迹遍及祖国北京、华北、华东许多地区,作家经历丰富了,视野开阔了,思考深沉了,创作的激情勃发了,他的散文创作出现了第二个小高潮。他这时出版了散文诗集:《叶笛集》(1959年初版,1962年再版),散文集:《山溪和海岛》(1960年)、《曙》(1962年),散文和散文诗合集:《英雄和花朵》(1961年),散文诗集:《英雄与花朵》(1965年)。郭风的散文诗和散文引起国内评论界的青睐和赞许,他的大量作品被选入全国性的散文选本。著名的《叶笛》等散文诗问世不久,评论界给予很高评价,特别是冰心以“又发现了一个诗人的喜悦”的心情赞赏郭风的散文。

建国后郭风的儿童散文是他建国前的儿童散

文的思想艺术风格的进一步发展；一样的质朴清新、饶有天趣、贮满诗情画意；但更成熟更坚实了。在那里，有一个生气勃勃、姿态各异、形神毕肖的动植物和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热爱新社会、热爱大自然的少年学生、小学老师和老农等组成的“广大天地”。这众多的质朴清新、充满儿童善良天真情趣的散文，显示了郭风对大自然和少年儿童有着非常广博的知识和相当精确的体察。郭风写这类散文时是认真负责^①和充满激情的，在这类散文的审美创造中，作家的“移情作用”特别值得重视，像立普斯说的，“移情作用所指不是一种身体感觉，而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去。”^②正是由于郭风“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去”，他的众多以精确观察和写实方法表现自然界的动植物篇章才贮满诗情画意，格外感人，他的儿童散文里才出现我们上面说过的天地、山川、海洋、岩石赋有性灵，花木能言，禽鸟通于人性的奇观和奇趣。可以说只有这种“移情作用”，

① 见郭风《避雨的豹·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立普斯：《论移情作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期。

才可能有以上的奇思妙想，才能有苏轼所说的超乎常规、合乎常理的“反常合道”的文学奇趣。

郭风那些抒写自然风物的散文诗，充分体现他的风景画家、风俗画家和抒情诗人才有的神奇统一。“叶笛”和“麦笛”，这是人们在莆田农村里司空见惯的，而郭风却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面发现美，那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叶笛和麦笛在诗人笔下，是那样浏亮悠扬，情意悠长，《榕树》、《木兰溪畔一村庄》、《莆田城郊》、《木棉树》等散文诗，再现了想像丰富、意境优美，逼真传神的画面，郭风那些写人的散文诗一般采取写意传神的三言两语的凝练写法，他抓住人物最本质的形体特征透视人物灵魂，颇具力度。郭风总题为《北京颂》的那组散文诗，如《人民大会堂颂》、《长安街的灯柱》、《致荣宝斋》、《访鲁迅故居》等等，则是以散文诗写重大题材的。这散文诗以气势宏大、构想奇特，但相较之下，作者的诗情、哲理和形象画面还不是融化得十分和谐的。

二

“十年浩劫”之中，作为知名作家的郭风，也过

着艰难的岁月。他是到了1977年才在刊物上公开露面的，被剥夺创作权利长达11年之久。当他在文坛上复出之后，他就以那让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自叹不如的旺盛精力，倾泻、奉献在散文创作之上。1979年以后，他的散文诗、儿童散文，特别是散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产。新时期以来，他出版的各类作品，有儿童散文：《避雨的豹》（1980）、《搭鸟的船》（1980）、《红菇们的旅行》（1986）、《孙悟空在我们村里》（1991），儿童诗《小郭在林中写生》（1982），儿童文学作品集：《郭风作品选》，散文诗集：《鲜花的早晨》（1980）、《灯火集》（1983）、《笙歌》（1984）、《小小的履印》（1984），散文集：《你是普通的花》（1981）、《郭风杂文集》（1982），《唱吧，山溪》（1983）、《郭风散文选》（1983）、《早晨的钟声》（1985）、《给爱花的人》（1986）、《开窗的人》（1989）、《晴窗小札》（1990）、《石羊及其他》（1990）、《旅踪》（1991）、《杂文集》（1991）等20余种。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郭风近年来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述各类散文文体、评论中外著名散文家的见解精辟的论文和随笔，在散文理论和散文美学的探索和建设上

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等人，既是散文家又是散文理论家，当代散文史上，这种现象较少见，尤其像新时期的郭风对散文诗和散文理论的探索倾注如此的心力，尤属罕见。综观郭风新时期以来在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的极其广泛领域的辛勤耕播和奋力开拓，确是呈现出一种令人赞佩不已的晚晴奇观。这不免让人想起刘禹锡在《酬乐天咏老见示》里对于“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的赞叹。鲁迅先生说过，“创作总根于爱”^①郭风也有类似的自述：“鼓舞作家孜孜不倦地创作的重要因素，是作家对于生活的爱，对于历史和人民的爱，对于土地的爱。一句最明确的话可以概括：对于祖国的爱。”^②我想除此而外，还有郭风对自我生命价值的爱。他无限珍惜自己的晚晴，要让其迸射最耀眼的光彩，开放最绚丽的花朵。

郭风的散文创作，是始终同时代一道前进和演变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新时期，我们国

①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② 郭风《漫谈我的创作情况》，《语文学习》，1986年4月号。

家实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我们的社会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获得空前的解放。郭风散文创作的思想艺术风格呈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并取得突破性成就。这既引人瞩目，又耐人寻味。“十年浩劫”被历史和人民彻底否定了。但是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这场“浩劫”的严酷现实逼使神州大地上有良知有思考能力的人们，以清醒的头脑思考国家的命运，看待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运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迂回和曲折。认识和洞察社会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同时又看到历史在其辩证地运动过程中所呈现的无限的丰富性、矛盾性和复杂性，以及不可避免的迂回和曲折，这是人们清醒和成熟的标志，是人们认识拓展、深化和升华的体现。郭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磨砺和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其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思想艺术风格的精神风貌的变化发展，主要表现在：开阔的历史感，深沉的哲理意蕴，明确的自剖意识和自觉的风土、文化意识，以及追求散文文体的多样化和散文艺术风格的自然、本色、纯

朴，即追求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创造境界。

郭风曾在不少谈论散文诗创作的文章和自己作品集的序跋里，除了阐发散文创作的普遍艺术规律之外，每每提醒人们注意他写在五十年代歌唱他家乡莆田平原的《叶笛》，同他七十年代初草稿于下放的闽北小山村的《山中叶笛》的差异。这是实情。只要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无论在取材、格调、情感色彩、思想内含，以及作品气势和表现手法上，是更丰富、更深沉、更开阔、更多样了。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于（叶笛）和（你是普通的花）》和《漫谈我的创作》诸文中，郭风举《夜霜》为例说明这种演变和发展。《夜霜》写散文家在一深夜沿着溪边小径走回村里去，他看到到处“凝结着白霜”，“月亮好像一枚冰冷的黄玫瑰。北斗好像几颗冰冷的宝石。”月光和星光把树影“画在溪岸的草地上”，好像“一块无尽铺展的白色画布，上面画出非常美丽的树影”，这是一幅冰清凄寂的图画。作者是在流放地写这篇初稿的，当时万恶的“四人帮”还在台上逞凶肆虐。因此，他在勾画了那幅画景之后，由

画及人，无限感慨地写道：“这一刻间，我忽然无缘无故地思念起一位友人，一位刻苦的、勤奋的、谦逊而又有点固执的画家来了。”据作者自述，他写这篇散文诗时，他“放声哭了”，他心潮翻卷，浮想联翩：“我想到，一个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国，一个有七亿人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怎么允许没有一个画家？……我以刻骨的仇恨诅咒‘四人帮’，诅咒文化专制主义。”^①人的思想自由犹如普照大地的阳光，谁也无法剥夺。但是限于当时的环境，作者不能直说，只能曲说，即采取借景抒怀、寄托遥深的象征主义写法。《夜霜》的“格调”的确不同于单纯、天真、热烈的《叶笛》，它内涵多了，曲折多了。有趣的是，同是写“四月”（一个同样的题目以不同方式反复咏唱，这在郭风创作里屡见不鲜），五十年代的《四月》和八十年代的《关于四月的认识》决不雷同。前者是“呵，四月，容光焕发的四月，花的四月，高唱着光荣的颂歌的四月。”后者的“四月”既是“明媚的”“花朵的季节”，有着“爱情的甜蜜的歌”；但也有

① 见《文学：回忆与思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潮湿”、“雾”、“雷阵雨和雷殄”、“阴郁”、“闷热”，甚而有“倒春寒”，不过作者仍强调：“但它毕竟是四月，它是美丽的。”相较之下，前者有涉世不深、无忧无虑的少年的单纯与天真，后者则是饱经沧桑、阅历深广的老人的睿智与旷达。他不少歌颂名山大川的散文诗也有这种气概。这里且看《乐山八题·乐山大佛（二）》里的文字：

必定要把整座山的临江的岩石加以开凿。

必定要以岩石的坚定性和沉毅塑造它的灵魂。

必定要在大江大河的惊涛骇浪的胁迫间，在风风雨雨之中，进行它的构思。它果然在任何情景中泰然自若。

用一代人的力量不够。用几代人的智慧、毅力把它的形象塑造出来。它果然不朽于人世。

这些文字有着何等的气势，包孕着何等深沉的哲理，确实把作者独特的感受和思考以不同凡

响的形式表达出来。响彻在这些文字里的音调确实不是木兰溪畔的轻柔浏亮的叶笛，而是湄洲湾上巨轮的粗犷豪迈的汽笛了。

郭风新时期散文创作的突破性成就，表现在散文诗创作如上所述的演变和发展上，而更突出的，是体现在散文创作思维空间和艺术题材的扩展，内含的深化，散文体式和表现方法的丰富化和多样化，以及返朴归真的探索追求上。

1989年，郭风为《散文世界》编一个闽籍作家散文专辑，在《编余小识》里，他提出一个当代散文创作中的“老年散文”问题，一年后，他在《晴窗小札》的序里，对“老年散文”展开论述：

当代一些老年作家所作的散文作品，可能出现某种新的文学景象。大体言之，这便是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沉思，这便是作品中出现的忧虑情绪以及感奋精神，对于时局、世情、世态的特有的关注；这便是铮言以及告诫；这便是作品出现人世阅历的丰富和具有历史见证的性质；这便是真实以及对于这个时代的特有的思辨力量等等。……这种景致